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十三

行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

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珙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

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有既以

字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李士三年出入左右天

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

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

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

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

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沒切古劍立可敦詔公

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

壇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

乎取之市字緣句以馬字屬上句而涵懼不敢對視公公

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

為賜不既多乎公與爾之馬歲至吾數所皮而

歸資邊吏請致詰也至天子念爾有勞故下

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

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無其字

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率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率



此用莊子盜跖大怒 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

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

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

左散騎常侍兼御中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擇才俊有威風

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久九日又為中丞朝夕

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

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

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

助亂人大恐有人下或有心字或無大字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

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

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

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

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有以字彼為臣

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

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

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

公何所利焉或字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

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雖有大

過猶將擒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

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

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

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

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下或有明

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

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

奏於上前者皆一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似或退

奏於上前者皆一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似或退

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

否如此視之其可止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下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

許之或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人朔會

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或上凡將大

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

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謝下復有入謝者上

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

夫仍為兵部尚書或无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或无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

代之或无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敗也逐之或无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

林作亂求殺萬榮或下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

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

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

對遂行宿圃田或下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

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非是以下或有至字及郭二軍緣道謹

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

之滅統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

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

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

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

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

如士寧志則下勿自下字云士寧懼其無以繼也若去不字

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

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

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下或

精是字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一年七月也明日二字

是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

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社倫自前殿中侍

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

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

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帶聯實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蒼身

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

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

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

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

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

以公為知人或字或作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

洋有顯其郭闡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

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

其非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

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

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

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

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

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

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孝行澥澥作全

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先為大理評事五字謹且歷官行事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潁等州觀

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嘗為慶作復黃陂記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

親老無援於朝在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賦字愈常慕其才

而恨其蚤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

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拚卷長歎或主

或作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

迍邐下音坎軻又發一年事及春末自京還怪其父絕

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閭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

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

如盧公之知我也字或有貴人字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

死草野今曾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

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人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無獲出四字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奉選

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分上減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齋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春秋成五年公羊曰大雩者何云云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若越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

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相公之拔竈戚漢武帝之取公孫
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公孫或无
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
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
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閒例皆蠲免
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
以求口食坊奉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路
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
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
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

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
憂恤今瑞雲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
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統錢及草粟等在百姓
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
作復
而宋納者嘗見國初時官文
書元有此語如今言各下也
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无受
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恐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准六典國子監應三館

十年起居舍大陸堅被詔撰元宗手寫六條曰聖國子館學

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

孫補充或作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

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或作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

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
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後振恐須
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
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
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孝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
補人有冒蔭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
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
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
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字某備謀其先為麻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晉
亡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

其別子適者當趙時破秦軍關與魏各有功號馬服君子孫

由是以馬為氏

鄉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劄令燕

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眾

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

才生珉為玉鈴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

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

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諡莊武莊武之勲勞在策書君

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

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

獻御服用物弓甲黃器帷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太常

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

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

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作十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率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穎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陳國成祿子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况之女有賢行待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音大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音右清道率府曹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擬其大者為行狀托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尋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請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拘節本无求生寧失不經時從城死宜決杖一百
云云
公於時未為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增入
皆本舊本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端上大守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僭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律有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

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然則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公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物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士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以錢出領及違令以賈賣者，皆坐死。五領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日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金。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扶是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表狀

為宰相公讓官表

章貫之也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慙醜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劇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消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涵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濟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理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畧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

此有復四字

為宰相賀雪表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慙無效用觀斯慶澤是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
自雖一帝二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
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敷儲副晨昏
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
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
致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作原大或去八年十一月臣在文
職監脩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二卷
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
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脩成順宗皇帝
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
良姦佞莫不著書尚闕於時無所不錄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
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
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隨表獻上實懼塵玷或臣

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
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脩撰之時史官沈傳
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
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
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
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
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
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
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

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後或作出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

心按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已益輕或厚

益輕或厚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迫及少闕政理輒以陳聞於

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或作重臣誠見陛下具文武

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

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

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

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

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

陪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

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

汙使佐聖朝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宗登傅說於版築

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耻蒙光去辱居

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

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

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

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

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

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

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宣或作進今玉堂

按陸公奏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

者謂龜為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

議亦可考

今玉堂

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
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
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
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或无冬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
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委
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或无停字前件
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又從使幕亮直
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
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

尚書王用神道碑文

右京兆尹李脩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
撰前件碑文者或作脩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
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
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
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某官某乙李或无此四字但云且愈言今日品官
云云。今據狀体前合具官不當云臣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
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
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

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

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按下有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尚書刑部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

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眾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或无撰字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正月十四日勅牒或作某月日勅

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推勞臣下

敢措手中謝步句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觀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下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

美其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

敢指斥或作或作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

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

屬人此二字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疆

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或以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

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

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或作或作今按作麻殊或作或作無

簡書亦或作或作有森列之語或作或作乃改作或耳且公谷子孟

因疑不或作或作章固為可怪或作或作幸其如此存得本字或作或作使

本字或作或作而直或作或作矣然則或作或作復思或作或作參考耳今或作或作無本亦未敢輕

改且或作或作而直或作或作矣然則或作或作復思或作或作參考耳今或作或作無本亦未敢輕

其說或作或作為森或作或作云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

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

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矣律呂

失次或作或作待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

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慙羞戰

怖之至或作或作謹奉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或作或作臣愈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言或作或作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狀古本云四月一日准度羣表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作或作伏緣聖恩以碑本

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

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

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抃怵惕罔

知所喻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露羣帥文字所宜陛

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特碑文一以迎使知朝廷
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練帛與臣於臣河爲坐受厚
賜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斯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斬懇
之至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士則士平等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獨上或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

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等何故與美官也烟或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父遠之人哉烟或况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况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不績烟或下斬揚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汗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魏魏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烟或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烟或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

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况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為必信言之必信從閣抄本兩句皆周成王之必信也言為必信言之必信從閣抄本兩句皆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從閣抄本兩句皆周成王又見梳本之謬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從閣抄本兩句皆周成王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文意上又引秦孝公用周成王事故此以未有不信而能成大功結之不可又引漢高祖但以此未有不小費而能收大利結之不可又引漢高祖但以此未有不故不問可否有行則去率正亦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不復載殊為无理今悉補而足之彼雖獲賞了不閔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告補或伏望恕臣愚陋僻愆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臣聞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新史無八字帝嚳音醜高

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

百五歲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以下有在位

二語上或皆有一字而文紀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

無然而此三字今以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

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

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一九年新舊史无九字

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

事佛而致然也入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

年耳耳或无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陳元魏已下事

佛漸謹年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

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

景所逼議死高祖亦尋滅書亦可考新舊史作盡事佛

求福乃莫得過乃或作乃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事上或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

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

其事遂止臣常恨焉舊史作究聖明伏惟睿聖文

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

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不許無謂字

新舊史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

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常新舊史作當時今聞陛下令羣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燒迎供養臣

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作加或

相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

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無之佛皆

設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尚見陛下如此將謂真人事佛皆

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云上或

敬信新史作信向何人新舊史作敬信皆合 豈合更惜身命尤皆字

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小

奔波棄其業次焚頂上新舊史有以至今字舊史有所以字新舊史

生業次作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

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或无夫佛本夷狄之人與

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

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上新舊史无夫字下或

道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

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

眾也新舊史无至今二字奉下或无其字而出之於或无而

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史作新舊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

以桃列音列也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列惡被除不祥然

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列不用

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本按關抗蜀乞以此

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

付下有司投諸四字或无代字後新史作前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无

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

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崇福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潮州刺史謝上表或无刺

臣某言臣以狂妄驕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

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

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在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

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剝心豈足為謝臣某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
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正上道或有於今字以平月二
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
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賜字雖在萬
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
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
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
而或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
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
坐以無事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
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
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新舊史作期程颶風鱉魚患禍不
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州南近界或臣

易文卷九

子

少多病年纔五中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
又極遠惡憂惶慙悻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
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新舊
史作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聞文章未嘗
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親臣於當時之文章
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
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
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楮之乎天地之間而
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乎新舊史亦於
亦字多義新史无多字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
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
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隸蠹居其處探毒自防外順內
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

十年漢書史作復孽或不朝不貢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
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機闔雷厲風飛日月
昭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
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
成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
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魏下
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年下皇天具著顯庸
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際或作時而原其罪嬰
豐自拘海島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行奏薄位於從官之
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日瞻望
宸極魂神飛去罪過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
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耆等以陛下
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陳請懇
至司于再于三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
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閒含生之類歡欣踴躍以歌以
舞合或作交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
妙而無方之謂神長上經諱天地之謂文
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
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
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
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

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
除剗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
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
天下矣天下或無內字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
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按三代之逸
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觀東后講或上別有字
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
竟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
縱觀爲比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
至與或作憐憫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无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
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

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
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
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
國家太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
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
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精慙
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昭升大位
或无二日承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
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
所相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
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不緒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電

春宮齒宵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又動羣聽及
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或作舉用
俊又流竄姦邪雖履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天下
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
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
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
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
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守郡或作辨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
除罪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或作元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

昌文苑

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
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父
之滋弊慮法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
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
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
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
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
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續繼鴻休華胥實
贊於軒圖文母有光於周道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
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

崇華夷同慶同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無任踴躍欣
歡之至賀或作慶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由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
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
徧觀非煙非雲禮記大司馬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容狀鉅
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
斯為上瑞寶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
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
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禮記
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成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
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
王用事各十八日也伏惟皇

帝陛下德合覆載道統繼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

既兆仁壽之域以麟鳳之徵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

貶黜之地自覩殊常之慶并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中

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踴躍之至

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一首

國子監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
代者前件官文季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考
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以臣所不如輒舉自
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二日
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於科第亦
更臺省往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
官吏懲懼不敢為非百姓安寧並得戶臣在潮州之日與
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為允當謹錄
奏聞

慰國哀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認
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
露動植奉讓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殫製伏惟陛下
痛貫宸極聖情難忘臣等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庭
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之

與薦張籍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
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負生徒藉其訓導伏
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
勅旨

請上尊號表

或有因
子監字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士館學
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牙
得字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
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
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牙
今字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
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
清潤北嶽醫閻神鬼受職補注後山詩謂退之上尊號曰神
木天街北嶽醫閻神鬼受職木天街云云子曾子賀赦曰鈞陳
太微星宿成若崑崙山會諸神游於不驚也莫能輕重之也
木天街北嶽醫閻神鬼受職皆以幽陰言也天文志昂為天街

冀州白尾十度至...
定州白尾十度至...
元年劉總納...
之千七百國章玄所步馬契所書...
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
五百里七十一...
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
非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
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
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
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
九嬰於...
何遠也...
血兵刑...
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

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
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論以非常之功襲
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
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臣子或謂臣官居
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
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
大夫得竭心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
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其誠惶誠恐六字

舉韋顥自代狀一首 尚書兵部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顥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
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
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

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顯宜當之乞廻臣所授庶弭官
謗謹錄奏聞謹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表狀

論孔幾致仕狀元孔

某官某

右臣與孔幾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或云無幾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幾上疏求致仕故往看幾幾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幾頻上三疏言詞懇到或云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之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

之几杖安車

禮下或曰字致事也

七十求退人臣之常

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幾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幾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幾尚未得退幾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然人皆求進幾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云願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工部尚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或云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斷

野之外疲瘵尚多十字市井所以前件第式東齊寬行
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第式東齊寬行
奏

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也道詔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
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
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
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云垂於四野龍神效
職雷雨應期備或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長穗久時宜
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觀殊祥慶極歡呼倍
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

司天臺奏公月一日太陽不虧

右司天臺奏公日辰卯開太陽合虧陛下教畏天命克已脩
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及或雖隔陰雲
轉更明初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
京尹親觀殊祥欣感之誠實等常品謹奉狀賀以聞狀下或

舉張正甫自代狀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揚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
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自景正直之性懷剛毅
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有名聲年齒雖
高氣力逾勵力或甘貧苦節不愧神聖古之老成朝之
碩德久馥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任臣以景公望

袁州申使狀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
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顯前後並同在愈
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示 必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
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
不考藝能至今生徒不自勸勵伏乞專誦經傳博涉墳史
及進士五經諸色人科人不以淺擬其新受官授上日必
加研試然後放行上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
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年賊頭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

黃家賊

一

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一或作石或作伏

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

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

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處又不能臨制侵欺屢縛以致

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

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一有征討本起於裴

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一在邀功求賞此下或

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一破爭獻謀計惟恐

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一經二年前後所奏

殺獲計不下一一萬人一上一下一字一或一字一當一儻一管一非一虛

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色容兩管因此凋

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一因一或一作一內一經一二一百姓怨嗟如出一口

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一及端人神共嫉以

致殃咎自或作身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討奏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近谷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在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也

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警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其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作賊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者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住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

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

遣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矣遣一即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讓呼聽命仍為

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有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狀正同體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狀正同體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狀正同體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往任袁州刺史日檢青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泣以一人男女準律計庸折直一時放免責或作到計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多律不別鞭答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里向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旱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

狀字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勞於或作勞其非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

筋疲不惜其費

餉或作是

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

權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

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

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因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

立而待也待下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

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以下必兵多而戰

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立日相攻劫必有殺傷

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業或時小遇水旱百

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陛下

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

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也下然則

承繼皆一義今據此蓋當時俗爲統帥者力行之於前

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

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二年乃克不以爲
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神避之遲
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實編詰地親知
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或事宜一一如
後

一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勢力單弱或異部不相諳
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所在其客兵難處使先

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下或有指字不下或被分

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

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

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

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

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

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

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

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

却下無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所

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二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

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

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至上或今若

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

之望或無分字或無行字或無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所

則四道一時俱被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或諸若未

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憂諸處多置防備或諸若未

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謂傷宜明勅諸軍知此意當戰關之際固當以盡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正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其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乖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惟誠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一兵之勝有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

喪兔戰非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然賊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戰下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誠非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戰或作至如淄青濰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有改易各宜自安節下或有制字或無而無節字公已言之矣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公已言之矣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

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為戶部侍郎上疏言官自置鹽
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一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
詳議公與韋處厚等議請不行平叔判度支
入籍此可見者十六
謂三行能相和事申思如夏川東報曰此必小
地據利以此終也
謂是宜以此終也
謂法犯禁者多及
惟法犯禁者多及
此罷罷鹽戶部特
鹽可以富國詔之
部侍郎韋處厚詔
利害凡十八條公
折如厚則發十難
以折之云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
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
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

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合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
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
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
用此取濟兩得便利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
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
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
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懸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
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
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
無多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糶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
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二錢兩錢不比所由
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

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國學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

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

難宰相爲使無益也或作若字

或作若字又宰相者所以

察百司考其殿最或作若字又若

字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之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

萬貫別是一件字。今按此

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

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

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

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

已多其餘宮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

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

司諸邑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或無字今臣計

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

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

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

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黜陟

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

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

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二十六文也或作若字今鹽價京師

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

厚利也或作若字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或作若字用十文

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難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

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

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圓是公私之閒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為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不無錢字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尚誠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開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

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更有糶上或有來字按文勢恐來字上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

食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令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糶鹽糶與商人商人納糶糶與百姓作官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詳續載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糶鹽貴也令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

也定或作是為下句。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
詳公通計民間所加稅費多者一月或至二十六文耳其地
則一月支得用二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皆用依或論刪去足改
下可為常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
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獲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况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兵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

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戍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鹽字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一本譴作於字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鹽價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體五對切所在官吏嚴加訪察防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體五對切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權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則有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

覓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鹽價也不知其罪其作何一朝窮

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

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

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

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

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

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

人盡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

聽勅旨

